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



百年
典藏

上

BAI

NIAN

DIAN

CANG

zhonghuaxijubainianjinghua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



上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上、下)/王培元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6

(百年典藏)

ISBN 7-02-004817-X

I. 中… II. 王…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727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

Zhong Hua Xi Ju Bai Nian Jing Hua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0 插页 4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817-X

定价 65.00 元

(共两册)

出版说明

我社自2004年5月一次性整体推出大型选本丛书“百年典藏”11种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欢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希望我们能在其中增加戏剧的选本。《中华戏剧百年精华》与《外国戏剧百年精华》就是应广大读者要求新编而成。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是一部中国二十世纪的戏剧集,共收入中国百年来最有成就的二十位作家的二十个剧本,这些作品在中国话剧舞台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戏剧源远流长,出现过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但是现代话剧却是从西方话剧进入中国开始的。本集子充分遵照这一现象进行选编,凡是在介绍外国戏剧、尤其创作剧本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形成风格的剧作家,力争将其选入;在选收作品时,我们还充分照顾到了不同年代所产生的剧本的均衡性,凡有突破、有创新的作品尽量考虑,凡在舞台演出引起热烈反响的作品尽量考虑,凡在读者和文学史上引起关注的作品尽量考虑。

本集子选目由王培元先生提出,广泛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后最终确定;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篇幅所限和目光所及,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多多包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年4月

目 录

洪 深

赵阎王	1
-----------	---

丁西林

一只马蜂	36
附 压迫	53

田 汉

关汉卿	68
-----------	----

曹 禺

雷雨	144
----------	-----

李健吾

这不过是春天	298
--------------	-----

夏 衍

上海屋檐下	348
-------------	-----

郭沫若

屈原	410
----------	-----

吴祖光

风雪夜归人	494
-------------	-----

陈白尘

升官图	617
-----------	-----

洪 深

洪深(1894—1955) 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一五年开始话剧剧本写作。一九一六年赴美国留学,进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一九一九年转入哈佛大学,专修戏剧和文学,并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学表演。一九二二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系主任,同时从事戏剧和电影编导工作,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一九二三年参加上海戏剧协社,任排演主任,建立了话剧排演制、导演制,并倡导话剧的男女合演。一九二五年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创办中华电影学校并任校长。一九二六年创办并领导学生剧团——复旦剧社。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国社。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与发起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日。一九三六年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戏剧工作的六处一科任科长。抗战胜利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并主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一九四八年经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后转赴北平。著有话剧剧本《赵阎王》,“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走私》、《飞将军》、《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电影剧本《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劫后桃花》、《乱世美人》等。《赵阎王》是其早期代表作。据作者自称,创作该剧本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军阀罪恶,对“受损害的民众”与“作恶的士兵”表示同情。作品着力刻画主人公赵大的复杂个性和分裂的内心世界,借鉴了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王》的艺术方法,把他枪击营长、抢走军饷后的惊惧、惶恐、罪疚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赵 阎 王

登场人物(以登场先后为次序)

赵大——赵阎王

老李

小马

营长

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个

前清县官

衙役多人

妇人

老者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一节 第一幕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军营里面,这军营所在,本是一个荒村。这荒村却离城不远,这城内便有万千居民,正是人烟稠密,市场热闹。这荒村内除了一家粮食店,五百个兵,没有别的人家。这一营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点得洋灯,生得火盆的,就只营官们居住的几间屋子。

[这一间屋子,便是营长的卧室。靠后壁左,放着一张军用三折铁床;床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头,粉红湖绉

的被，靠左边安着一张上有装镜下连衣柜的矮桌，桌上手枪一枝、军刀一把、除下来的军帽、解下来的皮带，还有粉盒、香皂、镜箱、香水瓶等，横七竖八的堆着。右壁上悬一轴美人画，画右有门，通着院子。画左钉上，挂几件营长的军服，从壁上偏左有四方纸糊小窗，现时关着。窗前堆了两只木箱，都有军需课封条。屋左床前，小炭火盆内，还有余火。屋右当地，放着小方桌子，四把椅子。桌上两盏洋灯，一盏未点；一盏点着，却是无甚亮光，想是油尽快灭了。

[右首的门，猛地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上穿的灰色军服又旧又脏；褂子上的钮扣，有好几个早已脱落；腿上也无扎布，只散着脚管；一双老棉鞋，当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点张口。他弯着背，耸着肩，满脸都有纹路，鬓边微微灰白。他没精打采，很是疲倦；虽只四十来岁的人，然而世上的风波经得多了，看来却像五十出外。

[他手里拿着一把瓷茶壶，想是刚冲得一壶滚水。进了门，转身把门关上。在方桌上取了一个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地喝着；又把两只手捧着热茶壶暖手。茶喝完了踌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来要做一件事，连忙将茶壶放在炭火盆上温着，又略略拨了拨炭；拖过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暖；忽地走到纸窗边，朝外望了一望，摇摇头自言自语地打算起来。

赵大 这是多早晚哪！许有半宵多哪，早哩！还得一会儿工夫，才会回来。（看着门）咱溜罢！回到自己棚里，找点什么吃的，再睡他一个大觉。这十六圈麻将，总得四更天，才完得了。他妈的，今天真冷！（走到门旁，忽又转念）算了罢，还是好好的当差罢！这几天营长输得多啦，咱也就没交好运，碰上都是钉子，回头屋子不暖啦，热茶没有啦，咱是干什么的！（坐火盆旁）这清茶愈喝愈饿得慌。（对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觉得身上冷起来，浑身打战，在床上拽

了——一条粉红湖绉被，裹在身上，重复坐下。才要打盹，听得门外一响，赶快立起，把被放还，那门外却再无声息了，便骂道）没有回来，活见鬼么！

有人把门轻轻偷着开了，伸进头来，低声唤道：“喂！赵大哥。”

赵 大 （转身，低声）是你在外头装孙子呀！敞着门，热气都跑啦，要进来，快进来罢，老李。

〔老李也是个军人，不过二十多岁，军服虽是旧破，精神却还振作，他蹑着脚走进来小心关上了门。

老 李 这儿就是天宫啦，你上咱棚里去睡去，不冻结实，才怪呢！（指床）今儿输赢大啦。

赵 大 知道！

老 李 王排长赢了也不敢说歇，多半非干到天明不可。

赵 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灯）一宵总得点两盏灯的油。

老 李 （从怀内取出一瓶烧酒来）来一杯罢！

赵 大 （桌上取了两个茶杯，把酒分开喝着）好白干！

老 李 小铺子的掌柜，进城来着，捎来两瓶，一瓶卖半块钱，真不讲理；独家的生意吗！村里也没有第二家粮食店。

赵 大 小铺子不是不肯赊账吗？（听着话，一面他将原点的灯吹灭了，另点了一盏）

老 李 肯，听说快关饷啦。

赵 大 听谁说的？

老 李 小马。

赵 大 小马不能知道。

老 李 嘿！（吃了两口闷酒，对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说来意）赵大哥，您跟着营长当差，比小马可知道得多啦，我说大哥借几个钱行么？

赵 大 （笑起来了）和尚碰见秃子，两头都是光光的。

老 李 别说这个，您比咱们好！

赵大 打哪儿好起来？咱们当军人的，指着的就是饷；这营里好几个月不关饷啦，谁还不干！

老李 您也是真没钱哪！

赵大 (说反话)有钱。这有五个多月，没见一个大饷啦，谁家王八孙子的钱多着呢！(咒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恶气)老李，这还是走着一鼻子的好运，每天没有断了口粮，等着罢！

老李 (愤然立起)等着！这不等着么？咱们是苦差使呀！几两银子的饷，就是他妈的卖命钱！大哥们一条命，就值得这八两银子一个月，还要欠着五个多月么？咱们为什么来着！

赵大 真是。

老李 天下没有会当差不会吃草的王八蛋，一匹马还要吃粮食；咱们的饷，是半年不发，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得差，开得仗，哪怕他妈不关双饷，总有法子找补找补。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这话对么？

赵大 对！对！（默然有感）我想都有个命，咱们命该倒楣。

老李 当兵也有走运的，你听说过新编的第八十九师吗？本来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饷，给现钱。

赵大 听说过。

老李 好多位兄弟们想着：这儿不干啦，欠的饷也不要啦，痛痛快快地一走，哪儿给现钱，上哪儿去当差。好，年轻不发财，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赵大 (想起从前，又念到将来，不胜凄然)再上别处去吗？

老李 大哥，您也这么想吗？

赵大 (又转了一个念头，脸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不甚明白赵大的意思，糊里糊涂，在方桌旁坐下。〕

赵大 咱们皮包着骨头肉的，都有一个运气一个命。咱打十八岁死了爷，出来找饭；二十多岁当兵，到过两广，出过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党，河南拿白狼，什么地方没有去过，什么东西没有吃过，什么大事没有见过。（顺手

将矮桌上手枪拿起，看了一眼)拿着这枝枪罢！有六个枪弹，只许要七条命，不许要五条命。弟兄们说咱狠似阎王，咱姓赵的一辈子没有吃过别人家的亏。(得意极了，拍着胸)今天！(不觉声音凄楚)赵阎王有四十多岁啦，你看！咱还成个什么东西！(冷笑几声)赵阎王不是没有阔过，(叹气)唉！好吃的、好喝的，金表、大洋钱，到手还有不要的么？可是命里没有，水里来，他汤里去，发财呀！姓赵的不打那么想啦！

老 李 大哥在这儿饿得乐啦。

赵 大 咱不乐，咱也不怨。

老 李 打脸水，倒溺壶，沏开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夜，招骂，挨嘴巴，做奴才，做猪，做狗，这还不乐！

赵 大 你骂人，我打死你！

[两个人睁眼对看了半晌，便似两位凶神。

老 李 (不愿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气)大哥！咱是替你冤得慌，有了发财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边北边，招兵的地方多着哩，去呀！准有好处。

赵 大 (是过来人的话)南边北边么？反正总是一样啊。

老 李 不，您听我说，咱们营长上头，不是五爷么？五爷不算大，只管一旅几千个人，上头有师长，管一万几千个人，这上头还有大帅将军，他有钱有势，京里的总统都比不上他，譬如说罢……

赵 大 这个我全晓得。

老 李 我提的这位招兵的主儿，也算是师长，可是管着一省的兵，就有一样好处，(凑近，郑重说出)是咱们这儿大帅将军的仇人。

赵 大 这是怎么说？

老 李 不论什么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过饷，当过差的，还许派个连长；要是在咱们这儿大帅将军手下不干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红。

- 赵 大 咱就不信！
- 老 李 这是新鲜事，头几年不这么着，敢不是因为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么？他们有仇，是咱们的好处，咱们去，还能不红么！
- 赵 大 （摇摇头）你说得多么容易！
- 老 李 溜！
- 赵 大 溜得了么！
- 老 李 行！打这营里出去，别向西！向西十来里地，就是城，城里人多热闹，给人瞧见，那就不方便啦。出去冲北，不到二十里地，有个大松林，周围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连成一片。这个林子，白天进去也是漆黑，本没有道儿可走，地上尽是枯叶、烂树枝、死老鼠。这个林子，枪打不到，眼看不见，就有千军万马，也是无用。要再一乱一迷道，还许进不去，出不来。像咱们人少，认定了方向，穿过林子，走过山，那就离得他们远啦，怎么会溜不了！
- 赵 大 不许他们绕着道儿过山呀？要是给他们追上……
- 老 李 绕过山来，咱们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 赵 大 追上拿住，这是枪毙呀！
- 老 李 （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你拿枪毙来吓唬我呀！
- 赵 大 逃跑拿住，这不比是喝醉了酒，要个钱，打坏了人，或是玩个把闺女，犯了这几样，还可以求得下来呀！你逃跑，好么！上头花了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上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要呕别处干去，太不懂得恩典啦！这花钱的大帅，不枪毙你，枪毙谁！
- 老 李 都行！这是拿住了的话。（心里不服，出语强硬）可是老天爷全看见啦，吃粮当差，凭什么叫恩典哪！有什么好处，到过咱的身上来！
- 老 李 你去那别处，准好许多么？（苦口劝他）准比这儿好么？准有好处么？

老李 有拿着现钱招兵的。

赵大 对呀！不欠饷给现钱啊，（问他一句，言外有意）给多久呢？

〔老李无话可答，连喝了两杯酒，坐下自己寻思。〕

赵大 给不了几天的饷，银子也完了罢！

〔老李喝酒，不去答应。〕

赵大 再说，你的新弟兄们，许不如这儿旧伙计，倒同过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帅，许比咱们的脾气更坏，侍候不对，就要吃亏。

〔老李回过头去，不要听。〕

赵大 再说现今的世界，哪一个营里不闹穷，哪一位骑着马挂着刀的，不指着讹诈骇骗，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们，发的财！（加劝一句，声音恳切）到处都是这样啊！你将就点儿在这里登着罢！

〔老李狠狠地睨了他一眼。〕

赵大 再说你自己就没有安着好心，人家就有好处到你么？你还想着红起来，当连长，做热梦么！

老李 （立了起来，颇有点醉意了，身子摇晃着，口齿不甚清楚）咱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并不很醉，不过借着一副酒脸，胡说乱道）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钱。什么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远远的！（提起脚来待踢，却跌坐在椅子上）

赵大 你醉啦？

老李 我说的是实话！

赵大 走罢！走罢，走罢，歇歇去罢！

老李 我说的是好话呀！

〔老李立起来，脚下还是不稳，赵大过去搀扶，被他一把推过。他慢慢地走到门旁，在门上摸了两摸，摸着转手，开

了门；那冷风迎头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人便明白过来，恍如梦中初醒，往屋里四周一看，见有一个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那人正是赵大。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便似失落了宝贝，重又拾着一般，不觉得得意，转身重复关上了门，一步步走过来。

老 李 大哥，你瞧！我怎么就糊涂啦？我把正事给忘啦。

赵 大 你还有什么正事？

老 李 咱要借支几个月的饷，好过个下半世。

赵 大 （觉得怪极）借……饷……

老 李 就是，就是！

赵 大 上哪儿去借？

老 李 问这屋子借！

赵 大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啦！

老 李 这屋子里的钱多着呢。大哥，我跟你商量，这件事你别跟别人提，营长，他富着呢！

赵 大 呵呵！富着呢！

老 李 这件事秘密着呢！——大哥，我没喝醉——小马呀！他说的，他知道，他看见的！也是碰巧，小马说，咱们的饷，早打上头领下来啦，两个月的，有八九千块大洋……

赵 大 （不耐烦）没有的话，领来了饷，怎么会不发呢？

老 李 那就不许么？营长准是有个用意啊！

〔赵大忽然立定了，自己寻思起来，并不答言。〕

老 李 （以为赵大未曾听见，接着又说）大哥，他这九千块钱的钞票，营长一个人藏着，都在这屋子里呢！

〔赵大摇摇头。〕

老 李 是真的，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机会，过两天这饷就许发出去，那就迟了。

赵 大 （断定这事是子虚乌有，在他虽是旁人，却又当将此事的是非虚实辨说明白，他是真心实意，并无虚伪，所以字字说来沉着响亮）饷！确是没有领下来咧！

老 李 (不服)咄!不讲理么!

赵 大 (十二分信得过)我知道!

老 李 营里五百个弟兄们,都不知道,小马问过排长,排长都不知道,你……

赵 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 李 你凭什么,就能知道?

赵 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地说)营长的事,就是咱的事,营长心里的事,没有不跟咱明说的。要是打早领来了饷的话,必然打早跟咱提过啦;这前后一字不提,准还是饷没有领下来。

老 李 大哥!我没有喝醉,您才醉咧!

赵 大 你就不信,咱们营长,还能瞧得起个人。

老 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骂你王八蛋,打你的嘴巴!

赵 大 (直认)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当做人看待来着,他使用着咱,他信咱。(转缓,反是语语沉痛)当初咱惹下大祸,东奔西走,无地投奔;咱说,一个人,难道真是一点天良没有么,倘若有人肯将我收留,让我改邪归正,咱从此以后,准要做个仁义之人;咱到这营里,侍候着营长,早早晚晚,差不离也四年啦,才有今日;营长把我当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一齐交托与咱,有不能对人家说的话,也对咱说,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着咱,这是为了什么?营长口里不说,咱心里还能不知道么?这是营长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报恩,所以他使用我,信我,哪怕他骂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别说这九千块钱,就是九万块钱,也不肯欺瞒咱姓赵的呀。

老 李 (听得这番慨然直谈,便知取银非易,却还不肯歌手)大哥,您这个话,说得真明白呀!营长有事,不肯欺瞒了你,为的是他念着姓赵的好处,大哥,姓赵的真好福分呀!

[赵大看了他一眼。]

老 李 (连着说)胡金标受冻成病,不能上操,汤药不全,睡在棚

里受罪，营长没念着呀！张得胜赔人粮食，领不着饷，还不了账，跟人口角打架，回来记过，监禁三天，营长没念着呀！诸位弟兄，让人支过来，摔过去，赶着，骂着，好似四蹄落地，不会开口的牲口，一句话回得不合，三十、五十军棍，打完啦，还得支撑着伤痛，谢恩当差，营长没念着呀！干了这个扛枪的买卖，处处招恨，做了好事，满不提，坏事不论什么，都归在咱们身上，祖宗八代，都给人骂够啦，营长没念着呀！京北战事，弟兄们糊里糊涂，伤伤死死，到底图了什么，几百人埋在一坑，上无墓土，下无棺木，营长没念着呀！有人把咱们当做个人来着！

〔赵大皱了眉，默然无话。〕

老 李 这领来的饷，咱打听得确实，计算过多时；这又不是营长自己的钱，藏着不发，多半是存了克扣军饷的心，他的来历不明，咱们以贼偷贼，也没罪过；洋钱到手，立刻别处投军，他也许怕人议论，不敢声张；就使拿咱，咱们穿过林子，远走高飞得久了！

〔赵大仍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老 李 这屋子里的银子，就您大哥知道，别人翻箱倒笼的费事，还许找寻不着；况且您是家猫，咱是野猫，哪儿有撇下了你的道理；我今晚此来，本为邀你同道而行，指着钱，跟您讲话，无非为此啊！

赵 大 别说没有饷银，就是满屋子堆着，营长派咱在他自己屋里看守，咱也不能干这个昧心的事！

老 李 (未肯决裂)大哥，您呆守着干什么！难道您还有什么指望么？还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为什么不趁着头上有黑发，嘴里有白牙，混几天快乐日子过过！你说营长念你好，信用着你，您记不得王狗子么？他跟咱们的(低声)旅长，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么后来王狗子的命，还送给旅长手里呢？

〔赵大听他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脸色改变，眼都

红了。

老李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不去投军也罢!这拿性命挂上枪尖儿上找主顾,不定哪一天,就许亏折了老本,大哥有了这几千大洋,回乡还不够下半世的嚼裹么!大哥!大哥!

赵大 不应。

老李 (性急起来)这银子在哪儿藏着,您给指出来罢!

[赵大看得此事无法了结,他只不回答。]

老李 (又恨,又急)这银子我是吃定啦,咱就是要借用几千,今天不成不散!(恶狠狠地)豁着吃人命官司罢!

赵大 好无法无天的话,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着天)老天爷么?(抬头一望,不寒而栗)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看着哩,报应有迟早,谁也放不去,谁也跑不了,杀人的尝命,有冤的报冤!

老李 (蛮)谁他妈的不要发财的?别搅了人家的事,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送他妈的一条混蛋狗命上西天!

赵大 (定)赵阎王老啦,拳头还不老,别说银子,这地上的尘土,也不许谁带一点去!

老李 你可真是尽忠报国呀!(口里说着,两眼只顾在屋里四周打量)

赵大 干什么?

老李 (三脚两步,走到矮桌边)寻一寻!

赵大 (上前拦阻)干不得!

老李 混账!(就是一拳)

[赵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声。]

[老李得了空,慌乱着搜寻屋里所藏的军饷,先把床上被褥翻起,不见有物;急将矮桌上层抽屉倒翻在地,一看也不过是旧书烂纸、碎布破鞋;连忙拉开下层屉子,只见满满盛着许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里面藏着东西,急切中看不真,便把屉子拖到方桌边,就着灯光仔